鮚埼亭集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明太保倪文正公祠堂碑銘

尚書贈太保倪文正公本上虞人而居會稽今有司致祀皆就近泚事於會稽而上虞反闕焉然會稽亦未嘗有特祠乾隆戊辰知府揚人杜君謂當建祠于上虞而苦經費無所出時予方主越中講席語君以上虞故有書院何不即其中重新兩楹以祀公古之釋奠必於其國之先師公豈非上虞之先師也與是甚合禮意杜君

曰善因捐俸鳩工特具栗主以入祠而屬予銘之因國之季天下所稱大儒蕺山劉公漳海黃公而公實參之蕺山爲公同里然其初入尚未盡知其學公與之語而歎曰劉先生今之朱元晦也每見學者輒語之曰勿坐失此大儒故年譜亦推原證人之學得公始光漳海爲公同年其在三館投相傾倒甲申之難漳海哭之曰鴻寶死天下莫能宗予也夫顧蕺山之學不甚合於漳海而公則與漳海之學相近乃其於蕺山絕無間言遣其弟鼎齋從事證人之社而長子無功受業黃氏去短集長子名一師斯其所以爲大儒也與公之學尤邃於易

然所。傳兒易內儀尚非完書特其儀中之一種所云易以者也尚有易之亦成書而非此其日以者取象傳曰之者取變卦也然又則有目云易像云易祟云易造云易知云易趨云易成云易定云易歷云易律云易見云易統云易序云易配一如內儀之分列者其書皆已起例削草而未及卒業予曾求之其家得其易之二卷手稿殘斷不完爲之太息蓋公說易大都在理數之閒天門地戶淺學未能窺其藩也公之直節在朝廷精忠在天壤不特明史書之抑且五尺之童皆能道之獨是蘋蘩薀藻之祀乃在講堂則所當言者乃公之學且公之

學卽公之直節精忠所自出也諸生其能讀公之書引申其墜緒而得公不傳之旨以見之力行者乎是則公之所望也乃若蕺山官爲總憲其淸苦刻厲有布衣所不堪者漳海亦然而公則頗極園亭池榭之勝衣雲閣之風流當時所豔稱蓋公先世故膏粱爲人四歷二千石亦行乎其素而試觀其立朝死國何者不同然後知三先生之趣一也今天下士習之汙極矣諸生遊公之祠予請誦公易之之說以相厲易之有云兌之朋友講習乾道也乾惕及夕志濟於習氣躍於講志氣交發文明日見是故作朋求友者天子之事也以五見二乃曰

利見大人利見若此朋友也人有大人之德則可以朋友天子天子不敢亢大人而臣所受教此飛龍所以无悔而乾之同人卽二之變也是言也自孟子以來未有言之如此嚴嚴者殆當公爲講官之時乎顧公之言所以諷天子而吾引之卽以勵學者夫必有大人之德而後可語此其亦宜知所興起日夕講習自拔於犬馬艸芥之中以雪江河日下之恥也已公之弟元璞卽耶齋嘗仕閩中爲太子賓客子會鼎卽無功嘗官職方參漳海軍其後皆爲遺民有高節應得祔祀子於公之主入祠旣已爲之迎神送神之曲至是爲之銘以復杜君其

詞曰

在昔元公晚徙廬山亦有朱子不返新安故鄉香火永矢勿諼大儒所生足重山川始寧巖岫色正芒寒三菁仙草以當蘋蘩文正騎鯨來往其間諸生敬哉玩茲微言

子劉子祠堂配享碑

子劉子正命踰百年有祀典浙撫特祠大府方宜田涖浙以爲言時予方主蕺山講席謂是故子劉子學舍也其生前嘗自稱蕺山長則祠之莫良於此且合乎古之祭於先師者乃重新其堂奉栗主焉祠成帥諸生行釋菜禮因議配享諸高弟子顧其弟子之見於遺書者甚多葢殘明講學卽以爲聲氣之藉未必皆眞儒勿敢濫也若其後人所稱爲弟子者又多不審如劉公理順熊公汝霖皆非受業者而濫列之乃諦定其學行之不媿師門者三十五人再傳弟子一人或反不甚爲世所知

者乃甫三月而予去先是宜田欲予校定子劉子諸遺書因并撰蕺山講堂小誌至是不果則竟因予之去妄芟去其中數人者諸生以為恨請予志之石以存之乃仿家語弟子行之例撮其大略為文一通存之祠中以志見知之統三十五人者曰海鹽吳先生麟徵字磊齋甲申殉難忠臣也詳見明史初磊齋未識子劉子一夕夢中聞其誦文信公山河破碎之句醒而訝之及見子劉子講學都門因問業磊齋死國諸弟子私相語曰妖夢得無及先生乎盍請先生志禱以禳之子劉子流涕曰臣應及耳何禳之有不一年難作曰順天金先生鉉

字伯玉甲申殉難忠臣也詳見明史伯玉之學頗近禪宗雖累論學於子劉子不甚合也而子劉子以其人雅重之曰山陰祁先生彪佳字虎子乙酉殉難忠臣詳見明史祁氏世爲巨室藏書甲浙中寓山園亭之盛甲越中虎子少年豪士也自從子劉子折節心性之學乙酉子劉子絕食會名王聘六遺臣則子劉子暨虎子並豫焉虎子死子劉子已困不能語聞而張目頷之曰海鹽彭先生期生字觀我丙戌贛州殉難忠臣也曰會稽章先生正宸字格菴詳見明史子劉子夫人之姪首從學僩山格菴崇尚氣節不甚講學力行者不在口說也六

遺臣之聘格菴豫焉逃去起兵事敗行遯爲僧曰潤州葉先生庭秀字潤山詳見明史子劉子長京兆時方爲推官因問學丙戌官閩中至侍郎事敗爲僧以憂死曰山陰何先生宏仁字書臺在證人講社中最深造予今求其書未得見也丙戌以後行遯如格菴然實令終而江右魏禧志其事以爲死節謬也書臺以故侍御入桃源完節而終何必死乃足重予別有辨曰關右黨先生標馮恭定公弟子也晚官兵馬司使始從子劉子受業讀其問荅醇如也甲申前卒以上八先生皆執弟子之禮而子劉子則但以朋輩待之者如蔡季通例故有疑

祁虎子章格菴非受業者謁也曰山陰陳先生堯年字敬伯會稽章先生明德字晉侯山陰朱先生昌祚字綿之服勤於子劉子最久者也敬伯居石家池在蕺山右子劉子開講首在其塾黨禍之烈也子劉子子貞孝君汋尚少託之敬伯曰子吾之王成也而明德爲格菴羣從白馬山房之會陶石梁弟子多異說明德闢之力綿之居即在蕺山下其解吟軒子劉子講堂也朝夕不離杖履所造甚邃今軒爲比邱尼所據予傷之欲贖之歸書院中不果曰餘姚王先生業洵字士美陽明先生之宗也梨洲黃氏嘗言子劉子開講石梁之徒三及吾門

欲搖其說左右師席者士美元趾與予三數人則士美亦證人之功臣也四先生皆以甲申前卒曰海寧祝先生淵字開美乙酉殉難義士也詳見明史開美受業歸即死難贈檢討曰會稽王先生毓蓍字元趾乙酉殉難義士也詳見明史贈檢討元趾先嘗學於倪文正公曰山陰潘先生集字子翔乙酉殉難義士也曰諸暨傅先生日烱字中黃丙戌殉難義士也曰武進惲先生日初字遜菴嘗上書中敝子劉子其風節近開美丙戌以後累至山陰哭祭爲之行狀數十萬言獨於子劉子所言意爲心之所存有未然者故行狀中略之嘗爲梨洲黃

氏詁難晚拔緇頽以嗣法靈隱爲世所譏然其人終屬志士也曰西安葉先生敦艮字靜遠篤行君子也予嘗謂三衢學者徐逸平稱楊龜山大弟子是程學徐徑畈稱湯晦靜大弟子是陸學而靜遠則子劉子大弟子堪鼎足既棄諸生能昌子劉子之教於里塾曰慈谿劉先生應期字瑞當子劉子稱其靜密丙戌後以憤死曰山陰張先生應鼇字奠夫服勤於子劉子最久者也南都匆匆宵人尚赫奕邸舍作承平態子劉子署獨蕭然奠夫一人侍之其人篤實自修之士也在南都作中興金鑑欲上之不果丙戌後嘗嗣講山中曰會稽董先生瑒

字无休故倪文正公弟子也有高行晚披緇然有託而逃稍與惲遜菴不同老壽手輯子劉子遺書曰山陰戴先生易字南枝遺民中之奇者其葬吳人徐枋事最爲世所稱然莫知其爲子劉子門人也予晚始知之乃表而出之曰鄞華先生夏字吉甫王先生家勤字卣一皆由敬伯來講堂歸而築鶴山講舍以昌明子劉子之敎吉甫通樂律卣一精於禮卓然不與先儒苟同乙酉起兵豫江上事戊子二先生謀再舉不克同死之曰餘姚張先生應煜乙酉之夏子劉子絕食應煜勸以擁諸藩起兵子劉子謝以事不可爲曰然則是降城亦非先生

外所也予劉子瞿然曰子言是也遽出城予過姚江求所謂張先生後人莫有知者然即此一言不媿爲子劉子之徒矣曰會稽趙先生甸字禹功少極貧學黹以養親藝絕工時稱爲趙孝子長而游子劉子之門得其學丙戌後有高節隱於繼詩賣畫以自給世所稱壁林高士畫者也晚講學偁山子劉子少讀書地也曰慈谿張先生成義字能信有異材丙戌後起兵不克行遯畢生不返莫知所終曰蕭山徐先生芳聲字徽之通兵法其論學則亦微於師門有轉手者曰仁和沈先生昀字甸華獨行之士曰海寧陳先生確字乾初畸士也說經

尤諤諤詳見棃洲黃氏所作墓志曰山陰周先生之璿字敬可世勳籍證人之會或以敬可為右班官子弟忽之不知其苦節過人也子劉子殉節敬可負其遺書與貞孝同避兵中途累為邏者所厄敬可流離播遷謂貞孝曰死則俱死不負吾師以生而貞孝護髮未薙敬可曰事急矣說與貞孝披緇於興福寺事定歸家則田宅盡為人所奪遂無一廛或勸訟諸官敬可曰吾不忠不孝投死他鄉何顏復搆獄於官府與惡少共對簿遂寄食於貞孝家以死無子曰諸暨陳先生洪綬字章侯其人以畫名且以酒色自晦而其中有卓然者子劉子深

知之蕺山弟子元趾與章侯最爲畸士不肯帖帖就繩墨元趾死章侯不死然其大節則未嘗有媿於元趾故予定諸弟子中其有負盛名而不得豫配享而獨於章侯有取焉詳見予所作傳以上二十三先生皆卓然可傳於後者若餘姚三黃先生宗羲宗炎宗會同受業子劉子之門其所造各殊而長公梨洲最大予爲作墓碑甚詳次公晦木予亦有墓表澤望則見予所作續齋集序而梨洲之徒有曰鄞萬先生斯選字公擇其父戶部郎泰故嘗游子劉子之門公擇兄弟並從黃氏稱私淑其最有功於子劉子之遺書偕梨洲而左右之者曰公

擇純篤邃密故吾於子劉子之再傳不能遍及而獨舉
公擇者以遺書也若子劉子之子遯齋即所謂貞孝君
者也則棃洲所作墓志備矣雖然諸高弟之死不過六
十年而山中講堂其誰爲誠意三關之學則亦無有乎
爾矣諸生登其堂能無汗出浹背也耶

舟山宮井碑文

舟山何以有宮蓋明亡以後監國魯王一旅居焉故自稱曰宮也宮之井何以傳志監國元妃陳氏死節地也井以宮冽宮亦以井尊也予考甲申北都之難熹廟烈廟二后死之其時文武殉難諸家新樂侯劉公眷屬最多而劉文正公馬文忠公汪文烈公陳忠愍公成金兩忠毅公其母若妻若妾皆有死者其家居聞赴自裁則王節愍公妻說者皆以為中宮陰教之隆致之也然是猶潤槃建葛之所聚舟山彈丸一區耳辛卯之役元妃死之其文武殉難諸家亦有若定西侯張公眷屬最多

而閣部張公尚書李公朱公兵曹李公都閫吳公之家死者不一其家居聞赴自裁則給事董公妻夫孰非笄珈大節所感召與抑何其先後相合若符節也元妃爲吾寧之鄞縣人世居鄞丞相府大池之北其女兄歸于吾家僉事府君監國次於會稽張妃主宮政而妃以丙戌春入宮會西陵失守監國自江入海保定伯毛有倫扈宮眷自蛟關出期會於舟山道逢張國柱亂兵殺掠擁張妃去妃在副舟中急令舟人鼓棹突前追兵不及伏荒島數日飄泊至舟山監國已入閩旁皇無所歸吏部尚書張肯堂遣人護之得達長垣監國見之流涕始

進冊爲元妃在海上者三年風帆浪楫莫副山河之容己丑黃斌卿伏誅始復入舟山先是張妃在會稽其父張國俊頗豫事元妃歎曰是何國家是何勳戚而尚欲爾爾乎至是親族有至者悉遣之辛卯　大兵三道入海監國以蛟關未能猝渡親帥師搗松江以牽其勢蕩湖伯阮進居守敗死　大兵直抵城下安洋將軍劉世勳議分兵先送宮眷然後背城一戰元妃傳諭辭曰將軍意良厚然蠣灘鯨背之間欘爲奸人所賣則張妃之續也願得死此淨土乃止城陷元妃整簪服北向拜謝投井而死義陽王妃杜氏宮娥張氏從焉錦衣指揮王相內

臣劉朝其掌宮事歎曰眞國母也豈可使其遺骸爲亂兵所窺相與舁巨石塡井平之即共刎其旁而死董戶部守諭爲作宮井篇哭之乙未英義伯阮駿再下舟山訪得妃死狀即其井封之立碑致祭而表言於監國加諡貞妃丙申舟山又陷其碑被仆嗚呼天下之善惡一也景陽之辱高頴正法於靑谿不可以爲暴則舟山之烈雖經易代而表章不可以爲嫌當妃未死嘗遣閩使至中土寄書訊其女兒歷敘蛟關之掠長垣之困瑯琦之潰倥偬之閒操尺組而待命者不知凡幾鬼火以當庭燎黃蘗以充葛藟猿鳴龍嘯以擬晨雞苟延餘息恭

苦六稔然到頭終擬一死以完皎然之軀其節素定如此向使當時史局諸臣達之
興王之前豈有不動色矜嘆附之二后傳中者奈何并此不食之泥湮沒恐後是皆不知
聖朝旌厲幽冥之盛者也嗚呼惟翁洲即前宋之厓山也況元妃爲鄞產是尤吾鄉所最有光者宜可亾并不可沒矣乃議爲勒石而附董戶部之詩以當些辭

黃太傅廟碑陰

吾鄉和義門之左有唐太傅刺史黃公晟廟甬上之祀太傅者三此其一也廟旁報德觀亦屬黃氏太傅子孫居鄞極盛自明以來官至列卿監司曹郎者不一故其香火尤振予讀深寧困學記聞甚不滿太傅故其紀吾鄉五亂以太傅之據參之袁晁栗鍠王郢之間而四明七觀譏前此志乘之曲筆華山李侍郎祉之有是哉操論之正而嚴也雖然竊嘗平而論之歷代當搶攘之際乘時而起所在多有要當視其晚節爲何如斯亦論衷世人物者所不得已者也李克用之起事其亦大不道

之徒而後此忠誠赫然君子從而予之太傅既守郡之
後保固鄉里不隨董昌之亂築君子營以居避兵之士
建雉堞置浮梁臨終封上倉庫不令其子襲守其于茲
土固有深仁厚澤雖不敢望克用之鴻畧要豈袁晁輩
所可同年而語也然則深寧之持論固有得於春秋之
旨而吾鄉之廟食亦未爲過事固有詳審而後當者而
非謂人之謂也乃若程積齋所紀太傅事則有誕妄不
經者和義門有蛟池在廟之東又有蜃池或曰蛟池即
蜃池也蓋前人以瀦水者吾鄉阻江爲固西南二道有
塘河之水入城東爲三喉以注之江而其北塞焉故以

池蓄之當年池址甚廣而後漸淤諸志言之備矣或曰舊嘗有蛟來居池中是乃燕說不足信積齋遂謂太傅早年仗劍入江斬蛟除患是蓋妄人因呂覽荆佽非之事而太傅嘗官佽非遂爲牽合甚至廟楄竟作荆佽非字則謬甚矣積齋通人乃亦從而實之是可怪也事以從其實爲可信太傅在郡之功足以得祀欲藉此以爲重適見其愚也斬蛟之誣葦山已先我言之顧未詳其致誣之由故於是碑申其說使黃氏子孫知之

佽飛之官始於漢漢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左弋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佽飛宣帝神爵元年發佽飛射士以討西

羌而元帝記佽非所掌爲外池如淳曰佽飛具矰繳以射鳧鴨供祭祀故有池也佽飛荆人入水斬蛟勇士也故名官則漢時佽飛之官本有取於呂覽之說又因其中有射士而時或發之爲軍至晉遂爲軍名而無復少府掌池之遺意要之佽飛掌池之故事可以証漢唐命官之由而必不可以附會于是廟之池佽飛本作茲非其後茲變爲佽而非亦通於飛

碧沚龍神廟碑銘

明道先生行狀云上元之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間命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及朱文公之高弟滕達道爲鄞尉文公嘗叩以天井山五龍靈蹟之果否則文公亦疑之而未敢遽以爲妄若呂忠公來鄞力詆阿育王山龍井之誕益大程子之緒言也愚考唐白香山新樂府黑龍潭詩極言祀龍之謬已出大程子之先雖然龍之爲靈昭昭也其在經則見於易其在傳則見於春秋繁露諸書作雲施雨不可以爲誣

矣而造物之變化亦有不容盡以儒言斥之者此類是也夫陰陽愆伏而爲旱陰陽和而爲雲雨以常理推之其故皆由於二氣藐茲庶物何能操其權然而詩人之嗟旱也則歸其咎於魃魃果何物遂能致旱及考之圖譜誠有所謂魃者非虛假之言也謂魃尚能致旱而龍不能致雲雨則固矣夫感天和恤民隱苟實有如成湯者豈畏乎魃亦豈藉乎龍然有中和位育之功則盡人性以盡物性不祥之魃退聽而至靈之龍効命正不必謂其無也不然則古人雩禱之禮皆可廢而詩所云靡神不舉者不亦謬耶特慿民惑於此而矣以徼福

則有如白氏之所譏者或曰然則其得取而脯之者何耶曰天下無不靈之龍而未嘗不為人所豢故亦未嘗不為人所醢古有之矣然因此而謂龍之非靈則不可也即以吾鄉天井之龍言之有求於山者或得蛇或得蜥蜴或得蛙皆能有驗顧前明太守林夢官祈得蛙不雨手刃之而雨是殆即變置社稷之說而究之得雨則未可謂其于旱潦無豫也碧沚龍祠即阿育王龍神之行館浮屠以為護塔之神此妄言也若其靈之著足以庇民則見於舊碑多矣顧予家在祠右每入祠見座中衣冠像設殊為不根天下亦豈有龍而人者乃與里社

諸公議以木主代之而爲之銘其詞曰

南湖白龍輕去其鄉兮西湖靈蝘來洋洋兮寓公涖止城中有光兮肯王金沙時擕將兮五龍更番降神幢兮作雲施雨嘉惠敢忘兮伐鼓考鐘十洲滄茫兮南湖白龍輕去其鄉兮曷歸乎來同翺翔兮不見淵靈香火未央兮

宋蘭亭石柱銘

姚江黃子曰古蘭亭在崇山下其去今亭二里而遥皆爲農人墾之成田顧流觴之跡隱隱猶存明萬歷中徐貞明立石柱以表之余因黃子之言歎曰是亭之遷徙多矣水經注之所志初在湖口繼移水中已而移於天柱山上山在湖南百年之中三易其地而自劉宋以至趙宋其興廢不知又幾度雖不可考若以天柱山之道按之其去今亭三十里而唐人蘭亭聯句詩已明言非故址然則是石柱者宋蘭亭非古蘭亭也蓋自天水諸君嗜翰墨始有天章寺以護此亭開慶以後吾家三世

連戚畹一慈憲夫人一祁王妃、終之以仁孝皇后而先太師徐公之薨賜葬於斯故邀恩命以天章寺旁地盡賜先少師蓋嘗芭亭而有之至元甲午東平王俁拨越以爲是乃永和修禊之地而反闕然欲於其地築祠以祀右軍其時先少師託瘠疾杜門已久王俁以書來先少師命其子郎以亭址入官乃置書院設山長以招諸生河南狄甲繼俁至其肖右軍之像適成於三月之元巳遂修曲水故事人探一韻剡源戴氏爲作游蘭亭序者也其後楚人湯垕爲山長復修其祠并爲疏山麓之淤水重募石本蘭亭於壁而浚墨池焉剡源爲作臨池亭記者也蓋是時亦皆

誤以爲古蘭亭祠是以還覽於明之嘉靖且二百年而宋蘭亭又被遷其遷也視昔爲近而崇山之址已淤爲蔓草之場斜日荒烟樵牧之徒躑躅其閒僅此石柱兀然無恙蓋陳迹之消沉者多矣抑聞宋之初亡也戊寅六陵之難遺民鬼嘅嗚咽流泉護雙經於竺國在斯寺也其時先泉翁尚未遷杭其於唐林諸公固吟伴也冬青之地主卽在吾家而今總莫之能徵矣泉翁乃少師之從弟然則過斯柱也不知者徒屏營太息追溯右軍之高風而不去而余則又加以先業之感懷焉是不可以無述也乃勒其詞於柱更爲詩以系之其詞曰

永和暮春山南九日祓水潭潭相與嗚咽白日可爛吾銘不滅

寧波府儒學進士題名碑

寧波府學宮重修之歲觀察使者西涼孫公諱考歷科進士以備題名葢以昭甲科之盛事將使觀光者鼓動其志氣也予旣備覽其間作而言曰夫近世取士之法不逮於古而士亦忘其所貴於己者三復朱子建昌軍進士題名記可爲太息者也是以琴山傅氏嘗奉大對葛邲公期以首選而不果琴山曰場屋之得失窮達不與焉終身之窮達賢否不與焉邲公歎爲名言吾鄉由南宋以曁於今掄大魁者不一流傳旣久卽其子孫或不知爲何等之人若後輩則已有昧其姓氏者彼其生

前榮進之階幾如飄風好鳥之過雖欲藉此以望九品之下中或不可得而七百餘年以來獨廣微先生長在人耳目雖三家邨老學究罔不斂容肅拜以爲是淳熙正學之宗子嘉定之人師也蓋自有進士一科其以理學大儒膺此選者橫浦玉川與廣微而三屹然相望於三江千里之間而吾鄉獲居其一斯則枌榆之嘉話也若夫省元則有習菴詞科則有厚齋庶幾角立焉吾讀東發兩朝政要有爲宋史之所未備者言廣微最荷理宗之眷而所值時相皆鄉人前後無一語阿私者其於史彌遠言其老當還政於鄭淸之言其履畝害民於史

嵩之言其不可爲相嘗因邊遽條指時務無不切當李宗勉薦其可以大用理宗方欲相之會以病終習庵與廣微同朝亦厠於史氏厚齋則更非其時矣然而所造不以窮達與也況彼科名何加焉廣微少沐過庭之教辟咡劍負之時已有會於本心之旨乃其成進士也慈湖尚以其年少瞿然告以千里生民之業是則父兄之教克先必不至爲時風衆勢所局有如宋子之云者是又希風先正者所當留意者也總之士不聞道即不免爲浮名所動故宋人津津及第之榮以爲將兵十萬克復幽薊凱歌勞還獻捷太廟無以相過而同甫晚年不

惜枉道以求合及惡知巍科大第固自有以人重者乎觀察曰是言也今世所希聞也抑亦吾曹爲有司者所當共知曷筆而記之吾將勒諸石因次其語以呈之

鮚埼亭集卷第二十四終

鮚埼亭集卷第二十五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狀畧

工科給事中前翰林院編修濟寰曹公行狀

曾祖六龍諸生

皇贈浙江遂安縣知縣

祖亜雲諸生

皇贈山東道監察御史

父泰曾康熙戊午舉人福建莆田縣知縣

皇贈工科給事中

本貫松江府上海縣人青浦縣籍年五十九

公姓曹氏諱一士字諤廷濟寰其別字也系本宋樞相武惠王後以明成化間始遷上海五世祖誠有隱德名在明史孝義傳公年十五補諸生少留心於十四經廿一史連絲貫弗不徒以章句也尤潛玩洛閩諸書旁搜曲證以求會通每作詩古文詞溫潤雅潔見者無不心折間以其暇選文社經藝亦復風行天下蓋公之湛深經術綜覈儒先其於制舉業恥然餘技耳而海內窮鄉下里兔園學究正以是靡不知有曹先生者然而數奇不偶拓落於諸生者幾四十年三年大比持節至江左主

試者莫不欲得公以爲重庚子今禮部尚書景州魏公主江南試榜後於鹿鳴宴中三歎以不得公爲歉河道總督湘潭陳恪勤公謂天門唐南軒曰曹君連蹇甚矣將資送之入太學公以太宜人老不欲行會左副都御史侯官鄭公以督學至用拔萃貢明經丙午始舉順天秋試明年春試不第新例取貢士選其尤者授教職而公得江南直隸通州如皋縣學教諭抵任修明蘇湖故事講求經術治道作爲詩文以旌節孝未朞年而上計遂成進士大學士海寧陳文簡公禮部侍郎華亭王公交薦於　朝改翰林院庶吉士公以文章掉鞅宇內已

久垂老釋褐士試諸公皆自以爲龍湖之得震川壽先順天壬子鄉試同考官得士二十餘人今禮部尚書溧陽任公爲主司賞爲得人第一癸丑散館授編修
世宗召見問公年奏事畢
上諭稱明白者再時大學士桐城張公宣
上意以山西太原府知府需人將於翰林中補用而公固辭願留館閣刑部侍郎奉天王公薦充一統志館纂修官分撰廣東一省幷湖南諸府州發摘舊志之譌極多甲寅管內繙書房事乙卯充文穎館纂修官五月改山東道監察御史八月

今上嗣位浹月之間純王善政不可指屈公既感

世宗知遇又值

重華繼照之時益思奮勵以報而有

詔羣臣輪班奏對中外訢訢共望讜論公首言督撫者守令之倡顧其中皆有賢者有能者賢能兼者上也賢而不足於能者次之能有餘而賢不足者又其次也督撫之爲賢爲能視其所舉而廉如今督撫之保題守令約有數端曰年力富彊也辦事勤慎也不避嫌怨也其實迹則大略曰錢糧無欠也開墾多方也善捕盜賊也果如其言洵所謂能吏也乃未幾而或以贓汙著或以殘

刻聞舉所謂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於能吏之中彼夫
吏之賢者悃愊無華而已惻怛愛人而已事上不爲詭
隨而已吏民同聲謂之不煩而已度今世亦不少其人
而督撫薦剡曾未及此得毋反視賢吏爲無能耶抑亦
以能吏即賢吏耶竊恐所謂能者非眞能也以趨走便
利而謂之能則老成者爲遲鈍矣以應對捷給而謂之
能則木訥者爲迂疎矣以逞材喜事而謂之能則鎭靜
者爲怠緩矣以武健嚴酷不恤人言而謂之能則勞於
撫字拙於鍛鍊者謂之沽名釣譽才力不及而摭拾細
故以罷黜之矣至于所取者潰敗決裂則曰臣不合誤

舉於前統聽部議而已夫有誤舉必有誤劾誤舉如此則誤劾者何如誤舉者猶可議其罪誤劾者將何從問乎臣以爲今之督撫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惇大成裕之道少損下益上之事多而損上益下之義少此治體所關也

皇上於凡丈量開墾劃裂州縣改調牧令一切紛更煩擾之舉皆行能率爲督撫者度無不承流而宣化矣所慮者彼或執此成心則且飾非以自護或意爲迎合復將姑息以偷安臣敢請

皇上特頒諭旨剖析開導俾於精明嚴肅之中布優游

寬大之政使能者務勉於賢而賢者益勵於能如或

諭之而不悟即賜

乾斷以罷斥之將督撫無不洗心滌慮而守令亦無雍

於上聞之患是知人之哲即安民之惠也疏入

上即播告直省又請寬比附妖言之獄兼挾仇誣告詩文以息惡習謂古者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惡即虞書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達也降及周季子產猶不禁鄉校之議惟是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雖屬聞人聖人亦必有兩觀之誅誠惡其惑衆也往者造作語言顯有背逆之迹

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

聖祖

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誅之非得已也若夫賦詩作文語涉疑似如陳鵬年任蘇州府知府遊虎邱作詩有密

奏其大逆不道者

聖祖明示九卿以為古來誣陷善類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隱微可為萬世法則比年以來小人不識

兩朝所以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讒指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閔也臣愚以井田

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爲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爲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草率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爲戒殊非　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讀

皇上諭旨凡奏疏中從前避忌之事一槩掃除仰見

聖明廓然大度卽古敷奏采風之盛臣竊謂　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諱則在野之筆札焉用吹求請

勑下直省大吏查從前有無此等獄案現在不準援赦

者條例上請以後

明旨欽定嗣後凡有舉首文字者苟無的確蹤跡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爲挾仇誣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觸告訐之風可息矣

上亦知公所請自公對班所上五摺多見采錄舊例十三道御史以次輪六科給事較資俸深淺公入臺勵六

月

特轉工科給事中公之陳封事雖故交門舊莫得而探其緒故其所言非經

皇上發總理諸臣共閱交部議者皆弗知也及劾奏原

任河東督臣王士俊既上而外人有竊聞之者莫測所
自來
上聞不懌以為公自戕之因
勅部議處部議左遷
上終眷公從寬留任公未嘗以此稍挫其敢言之氣侃
侃如初尋及際工料之價值有定官吏之尅減無常查
雍正十年刊本 內廷現行則例及物料價值一書臣
細繹裁成法井然惟是各省興作或隨地度材或因時
庀役當俟各督撫題達到日核議請
旨期於價平貨普庶爾工良

聖朝寓明作於考工小民創子來以食力也乃其後有以浮冒劾參者有並無工料數目籠統開載致干部駁者有駁詰之後始行冊報仍與部例不符勒令追賠者有隨參侵冒以致罰重修者有勢難重修姑仍其舊稍爲彌縫賠補者凡此皆冒銷誤工累民病役之大略也夫事後之糾參不少則事前之防範宜周臣竊慮不符部例而冒銷者易知名符部例而冒銷者難測也各省於未興工前確估報部已竣工後委員勘實此常例也然九卿所定之例各工所估之數直省之官吏皆得與知之而列肆之商賈力作之匠徒則不知也夫既不知工

料應得之數而物值之高者貶之就下工價之多者抑之就寡曰 國家之定例如是而節省之名歸於公侵漁之利入於私矣至如州縣偶有濬築必按圖甲派夫票促籤拘始行就役使其果符部例窮民儘堪糊口何不踴躍赴工致煩追促則皆官吏隱瞞成數以遂其伸縮出沒之奸所致也臣以爲物當其値役償其勞 國家率作省成之事功豈可爲臣下出少入多之囊橐工程先經核減成數復不全給若無扣尅何處冒銷未可徒以事後一參始塞其責也伏乞

勅下直省督撫凡一切營造開濬所須物料工匠遵照

部例估有成數一面趨達一面即飭該府州縣刊刻榜
文縣示工作地方俾公平正大之價衆目共睹衆耳共
聞少有伸縮出沒人人得以指證雖有不肖官吏包攬
匠頭軀之明目張膽之徒各懷口衆我寡之思安有籠
統開報于事前侵冒追賠於事後之患哉又陳各州縣
官讞獄有吏上下其手改竄獄詞之弊皆得
旨交部議盡公當言官不過一期而所建白皆有益于世
道民生朝野傳誦想望風采以爲行將大用乃忽於七
月中得哽噎症自八月至十月時發時愈又踰月而竟
遂以二十一日卒距生康熙戊午十月十六日得年五

十九歲初娶同邑人張氏泰安州知州錫懌孫女繼娶陸氏廣東潮惠道振芬孫女俱無子繼娶劉氏生子錫端爲伯兄後副室朱氏生子錫圖女三長適葉承雍正丁未進士池州府貴池縣教諭次適陸秉笏諸生其一尚幼公於同輩中爲晚達顧其立朝大節烜烜可按雖不竟其施以沒而其所樹立已不愧於古人仲兄老而得舉于鄉公計偕來親至蘆溝橋迎之夜宿坊舍閒同衾語所夕時其飲食而親奉之其歸也涕泗而別踰年仲兄卒縞素茹蔬者浹月生平聞人之善不啻口出尤愛獎引士類噓啡無所不至其所成就極多然不肯苟徇

人之求壬子闈中累爲同考諸君言大江南北篤志窮經之士若而人洽聞之士若而人雄文之士若而人幸各酬意聞者疑爲通榜之習氣也乃有同里姚生者少出門下公所資食教誨以底於成者也暨榜發姚不豫人以是服公之無私每語及國事尤惓惓不能自已吏部侍郎鄞江邵公出撫江蘇公已病尚手草數十紙皆地方利害之大者在牀蓐間強起書之以貽焉公雖官於京七年而負郭之田猶止徽時故業家屬在南將遣人往迎未及而病作無一語及家事藐孤軟弱甫逮十齡奔赴爲難拼擋殘餘僅得圖書數捆賣俸之餘未足

具喪事生平述作多未成編于散稿中一一收拾將與門下同歲諸生徐爲箕輯以行世而先撮其生平言行大略述之以爲異日國史家乘底本焉謹狀

逕判知山東堂邑縣事張府君行狀

曾大父大治諸生

皇貤贈文林郎

大父洪範國子生

皇贈文林郎

父之紀河南孟縣知縣

本貫浙江寧波府鄞縣張華山人享年七十有

二

君諱與宗字冑堂先世出自宋景炎太傅越公世傑之

後越公自臨安抗議背城一戰不得以所部東渡駐農

元定海之巾子山爲觀宗計元使降將卞彪說之越公執而磔之山下會陳丞相等起奉端宗越公遂航海赴之展轉閩粵竟殉崖門而慶元遺民爲公立祠巾子山上公長子出亡死亡命以慶元遺民多念公者遂來隱居鄞之張華山聚族四百年潛德不曜自君之大父以才諝遨遊湖海　國初勳鎮大臣多延之幕府嘗僑居山東暨松江者久之而歸寧至孟縣君始通籍以循吏稱君爲孟縣長子以高才列國胄當是時張氏家門正盛甲第田園殷然而孟縣醉心篤行貴不驕富不侈力敦孝友勤施族黨遠追古人義田之風設爲家塾以課

家中子弟諸一切事宜皆以君督之君能仰體厥考心
門先諸弟滌除世俗膏粱裘馬之習吾鄉士論翕然以
若西漢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則孟縣似之而克肖其家風則
君殆郎中令之流也君既身綜家政無毫髮私於己諸
弟亦化其誠推梨讓棗雍雍怡怡顧君坦懷待人不逆
不億遂以是爲人所負來連往蹇驟耗失至三千金而
門戶益大存遭元喪支吾益困以是家漸落計君資格
亦應蚤得官而仍遭兄淵又罹太君之變至雍正己酉
始得入都就選入籍則君已蕭然成隻人矣次年
天子召見殿中以爲能遂發東省試用今都御史唐君

嶔村將方任東臬一見識之命以查賑而同賑諸君大率欲節省賑數者多憐卹饑民者少東臬親出驗視又爲求賑饑民所詬擾反激怒君冤轉調停核其果有浮冒者汰之餘皆疏通其戶口而增給之東臬大喜以爲能善會其意且補其過也役竟言之署撫王劉二侍郎試知堂邑君之從事也首入獄見其中別有屋數間詢曰是何人所居者曰前令沈君去官監追虧累所繫也君瞿然曰戒之哉乃君之作令則實有過人者其初受任也見所徵錢糧皆憑戶房吏所造赤歷流水簿而藉之不過核其大槩苟求無錯而已未嘗一一查對也凡

一切擿挐大戶勾消流水皆出吏手因得以舞弊絲毫

稍增而爲蠭蠭稍增而爲分漸積而多吏因得將已戶

漏輸或私收大戶所納肥已而以民閒之羨抵之若大

有餘則不肖之官不肖之幕友分啗之是固天下之通

弊也君別令幕友之精於會計者將赤歷逐戶查對核

實勾消擿挐皆自君出而所司之吏不得豫吏稍稍慁

然歲終猶餘二百七十餘金吏亦故欲以試君也君念

所餘無從給還仍將所拘之逃戶與有糧無地之賠戶

得其最甚者免徵二百七十餘金貧民受恩不知所自

而所司之吏亦內媿不敢有怨次年乃令赤歷以章爲

止差累無得增一毫者然歲終猶餘百五十餘金吏以舊年之均抵及貧民也於令其所親或延挨不完以圖被澤君必欲絕之乃於次年赤曆以忽爲止吏稍稍竊歲終不過十餘金君令存之庫以備公用而祠後浮徵漸絕君因歎司牧徵輸之難不肖者與吏共爲奸不習爲吏者聽其出納使大吏於每州縣提取赤曆稽之人人皆可誅也君又念前此查賑之役皆由保甲之法未善若保甲果精豈有貪狡混列老弱遺之患乃實心行之周詳審悉別見君所著清獻堂邑戶口記其法故當可舉而行之天下而其後豈有水旱被賑惟堂邑最

易理盜賊亦爲衰止則明效之著者也竟內自正供外尚有餘税其上之布政者十三而司牧旁自潤焉君隨所得繳之罔弊遺者初君里居嘗歎近來司牧聽訟之失不論大小事宜動經歲月甚至沉閣數年不結鈔詞有費出票有費拘犯有費挂牌聽質有費聽質上堂又有費蓋自六房兩班差役以暨行杖之徒無不有費而尤可訝者有所謂賞紙之例一票出則差役爭營求得之夫以賞犒爲名是導之需索也尚有人心者乎所以一訟結能減中人之產及君之任其準理呈詞定在三日內出票而鈔詞出票拘犯之費免[illegible][illegible]特量其路之

遠近親筆限某日帶訊進者責而挂牌之費免屆期不論早晚即解訊問消長或有須覆訊者多即在次日或甚宂則面諭以日期而遣之而遷延守候偵探指摘之費免其役畏君之嚴譬求屏絕需索亦衰止然君則曰此輩如鬼如蜮謂竟能使之一切屏去吾未敢信其然也盡吾之心行吾之法庶幾不至決波倒瀾乎聞者以爲至言堂邑人命之獄頗多君于相驗尤詳所全活申雪甚多事繁不能悉記乾隆二年東州復歉于收大府授以工代賑之例趣開武城臨清夏津十一州縣河君方署臨清牧所轄役夫二千三百餘人其計估土方三萬

三千七百有奇日則步行河干刻無停晷夜則握算計
工乃所發帑銀在君竟內剛得二千七百兩不足以給
民之食而督促甚急君大憂之歎曰以工代賑周官之
美政也而行之之今日大有累民之處無由上達大工既
興人衆米價益昂老幼之不能赴工者先受其累將謂
壯者之赴工可以養及其家乎則工值無幾荷月如築城築
隄可但以土方計工今開河必兼水工如此次河身需
開二丈四尺而開在平地一人一日可得土一方受值
裕如及至七尺有餘高下懸絕二人竟日僅得土一方
則所受之值不敷至一丈五尺以上三人竟日僅得土

一方而水已横溢四出又別需人運水其運須椿須壩須水車然後得運土而運土者往返八十餘步人益勞既深二丈則三人竟日尚不得土一方而所受之值不增何以救飢逐日夕逃亡勢莫能禁大吏始事所計但及土方之工既束於成數欲稍爲變通則土未及半帑銀已竭必至誤工司牧者之貲力又甚無幾即捐以急公終不足雖以身殉之亦又何益不得已自身先捐貲以及富民之稍有餘粟者苦口曲意令之助工給食勵而克集向使初估之時豫分計水工土工人工則官民不累而工易成而又需別謀所以賑其老幼之法則事無

阻然大吏必不肯委曲及此以滋重費故爲民者往往反以累民此惟君身歷而知之而予備詳之而不厭者以爲足令天下後世之臨事者鑒于此而動其心也然是役竟而君亦以是積勞成疾右足爲浮漿所傷屈申不得自如初君之試事期年而眞授既考以最制府平越王侍郎將薦之會去任不果北平黃藩司又欲薦之不果乃歷攝臨清高唐館陶皆有聲其在館陶東臯白暎棠方以武酷臨下有屬吏曲意承之卒遭謾罵勒令去官者一日以事屬君於曲直大鑿枘君獨抗之怒甚然卒以君理直不能有無害人以八百金爲莫夜壽拒

之未嘗以告人也而官人以語其所親於是始盛傳之其餘善政之及民者不能條舉而件繫然觀於其大者亦可以見君十有二年居官之略矣君旣以足疾欲乞休而同城寮屬有惡其持正者請託多所不遂乃搆之大吏遂以去官堂邑之民讙然攀轅塞路不可遏抑天子亦念君勞再召見謂尚可用將令之直隸而君奏對畢疾動蒲伏不能起乃　賜歸其命也夫然君自少年承先人之餘履豐席厚中年喪其資産始落老得一官堅持古人之節釜魚甑塵解組南下家無長物僵臥一室有爲寒素之士所不堪者雖枯菀之遇亦關於命

而君之不媿於古者正在是矣君生平無事不歸於忠
厚前堂邑令朱君卒於官所欠官帑二千金君爲委曲
設法抵之僅及千金太守以屬君然更無可謀乃以其
養廉償之又以二百金賻其孥屬而歸里中管生子然
一身爲之納婦今遂有後生平所遇非意之事橫逆旁
午每委曲諭之尤惓惓欲廓大先人之義田而不克晚
年困甚然猶時時不能忘情其操履醇篤從無大過間
有一二薄物細故自以爲未當者垂老猶向子弟言以
爲悔欲使子弟戒之蓋亦近於慈湖內訟之學者與君
生於康熙己未三月二日卒於乾隆庚午正月五日身

後幾無以為嫁娶胡氏杭州府臨安縣訓導德裕女再娶陳氏大理寺少卿紫芝之女三娶項氏戊子舉人垍女四娶邱氏諸生正恂女男子五長嗣鏡國子生先卒次嗣鐸國子生次嗣錫嗣銓女子四孫男三孫女四諸子將以卒哭後合葬君於先孺人之兆而乞予為之狀予自庚戌與君解后京邸其後音問雖不甚接而從東方士大夫問君政蹟甚善嘗致書欲捐君清俸以修太傅越公巾子山之祠君復書甚喜願乞稍待其力而竟弗能副也及其歸君已足疾杜門予亦終歲奔走不得時見然能知君居家居官之心迹足以有所暴白於世而

惜其命之困卒無有能援而振之者以至於阨窮蔣志而殁而猶欲以文字之力稍爲君申沈屈於身後者莫予若也是爲㕠